

家藏蒙筌

五

中風門

肝無補法辨

中風脈候吉凶

類中風

附辨製用附子法

痺證

瘧證

濕證

黃疸

痿證

家藏象卷三

目錄

家藏蒙筌卷三

後學王世鍾小溪氏纂輯男迪哲久瑞校訂

中風門

內經所載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癘風或爲偏枯皆指外邪而言其卒暴僵仆神魂昏憤言蹇口噤吐沫痰壅癱瘓拘攣並未言及所以張景岳辨明非中風乃屬風也何爲屬風屬風者因風而致也奈今人一見有卒倒昏迷之類並不察其有無表邪或寒或熱率皆謂之中風肆行消散全不顧及元氣所以患此症而斃者居多不思外感之風豈能頃刻遂使人卒倒耶

實由內傷以致之耳但其中有兼表邪者並或兼寒兼熱兼痰兼濕者諸方誠亦不可廢也復考至真要大論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氣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風掉眩皆屬於肝所以景岳謂之屬風劉河間曰此症由於將息失宜心火暴盛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李東垣曰此症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則間而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朱彥修曰西北氣寒間亦有真爲風所中者東南氣溫而地多濕有疾病者非風也因

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東垣又曰中血脈則口眼歪中腑則肢節廢中臟則性命危有三者之分焉夫中腑者爲在表宜微汗之中血脈者爲在中宜調營焉中臟者爲在裏宜滋潤之至內經謂三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弱四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致也況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豈無所辨乎不得以內傷偏枯氣脫卒倒厥逆等症悉認爲中風而散之攻之庶析理明而治不誤矣

丹溪曰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屬死血與無血宜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竹瀝薑汁在右屬痰屬氣虛宜二陳湯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據此說似乎近理而其實非也夫人身血氣本不相

離不可以左右分血氣但當以左右分輕重耳男子不宜病左女子不宜病右而再參以脈理則在氣在血自不致誤矣

肝無補法辨

肝無補法一語因前賢未能明明指出所以然之理以故從古至今相傳俱以伐肝平肝爲事殊不知厥陰肝爲風木之臟木能生火體陰用陽其性剛主動主升必藉腎水以滋之肺金以肅之脾土以培之庶剛勁之體轉爲中和之象而條達暢茂之機遂則自無病矣況藏血人卧則血歸於肝是肝之所賴以養者血也不觀陳臨川有云醫風先醫血血旺風自滅蓋謂肝邪之來由於肝血之虛而虛則燥氣乘之而木從金化風卽生矣

肝中風一症多由肝腎二經虧損何也夫肝主筋肝藏血腎主
骨腎藏精人之精血虧損不能滋養百骸故手足拘攣痿痺不
仁等症作矣茲若不辨明僅以伐肝爲事愈疏愈虛害有不可
勝言者又不觀經曰目得血而能視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
能履而謂肝不可補乎究其所謂因經有曰無胃氣則死木尅
土是肝能犯胃爲胃之賊也故有此論試思五臟乃金木水火
土生成之理豈肝木無故而尅脾土乎實因肝血虛則肝火旺
肝火旺則肝氣逆風勁之氣起而爲患耳然肝之虛誠又由脾
腎之虛而來腎水虛不能生肝木脾土虛不能自衛所以肝邪
得能犯胃也假使脾腎不虛肝邪又豈能乘患乎或疑古人言

無補爾言不宜伐不亦與古大相逕庭乎誰其信之不知溪非
固言其定不宜伐也如果肝氣有餘不可以補暫宜伐也然此
不多見卽如此症或筋攣角弓抽搐非血虛乎或目眩爪枯頭
痛非血虛乎或脇肋少腹疝病非血虛乎又如半身不遂非血
氣枯槁乎由此思之肝血可不補乎然補肝血又莫如滋腎水
水者木之母也母旺則子強經曰虛則補其母是滋化源之深
義矣溪思古人並未言肝血之不宜補不過未明明言出肝之
邪氣不宜助宜伐宜平耳後人須默知之溪今特爲拈出有心
者其亦謂是否

中絡者邪方入衛尚在經絡之外故但肌膚不仁中經則入榮

脈之中骨肉皆失所養故身體重著至中腑中臟則邪入深矣
中腑必歸於胃者胃爲六府之總司也中臟必歸於心者心爲
神明之主也風入胃中胃熱必盛蒸其精液結爲痰涎謂之大
絡入心痰涎壅盛堵其出人之竅故中腑則不識人也諸臟受
邪迸入於心則神明無主故中臟者舌縱難言廉泉開而流涎
沫也

廉泉穴在舌下竅通於腎津液之所出也

中風之症有因外感有因內傷言風者外感也言氣言火言痰
者內傷也然外感者亦因內有鬱熱腠裏疏豁中氣不固暴風
得而中之內傷者氣上逆而爲火火亢極而生風風行水動水
湧爲痰故氣也火也痰也其實一源流也爲治之法外感者分

中血脈中腑中臟之異而治之內傷而緩者先用開閉利竅次用固本調元急則只爲取本毋容次第蓋命在須臾緩則緩生不及也嚴用和曰人之元氣強壯外邪焉得爲害必眞氣元虛營衛空疎邪能乘虛而入若內因七情者法當調氣不當治風卽外因六淫者亦當先救本氣後依所感六氣治之

用藥之法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乃正治也今中風癱瘓之症本風火陽邪而用烏附等熱藥治之何哉蓋中風癱瘓乃濕痰死血結滯於臟腑經絡之間非烏附等熱藥焉能開散流通此非正治從治也經曰從少從多各觀其事則從治之藥只可爲引經而已況風本於熱而生豈可概謂虛寒用附子取效者必中

寒陰毒之症及肥白人多濕者丹溪所謂肥白人多濕少用烏
附行經是也若中風陽毒之症忌之但至癰疽既久則痰火拂
鬱若於辛涼藥中而無香熱之藥爲之向導則將扞格而不能
入也況此時陽症多係假象蓋眞火旣已上升而爲病矣有何
眞陽仍存坎宮而不動耶所以烏附爲對症之宜但必兼滋補
便可制其僭熱矣惟中臟陰寒之症又宜純陽忌同陰藥蓋暑
兼陰藥則陽藥便難小效甚有益令陽亡試思無陰則陽無以
化當此以希之陽能經陰藥一化乎所以參朮芪附等湯有時
不入地黃當歸者此耳

一凡飲食如常但失音不語者名曰啞風只宜小續命湯去附

于加石膏菖蒲各一錢

一凡初中昏倒急宜掐人中俟其甦醒方用痰藥或用吐法若脫勢急迫不能姑待者急爲補精補神補氣以爲性命之需慎勿降火降痰降氣益促喪生之速河間東垣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氣血之根者何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而火與水之總根兩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源呼吸之門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絕今人縱情嗜慾腎氣虛衰根先絕矣一或內傷勞役六淫七情少觸皆能卒中此陰虛陽暴絕卽內奪暴厥之症也須以參附大劑

峻補其陽繼以地黃九十補丸之類填實真陰又有心火暴甚
腎水虛衰兼之五志過極以致心神昏悶卒倒無知其手足牽
掣口眼喎邪乃水不能榮筋筋急而縱也俗云風者乃風淫末
疾之假象風自火出也須以河間地黃飲子峻補其陰繼以人
參麥冬五味子之類滋其化源此根陰根陽之至論若夫所謂
痰者何獨中風爲然要知痰從何處來痰者水也其原出乎腎
仲景曰氣虛痰泛以腎氣丸補而逐之觀此凡治中風者旣以
前法治其根本則痰不治而自化矣惟初時痰涎壅盛湯藥不
入暫用稀涎散之類使咽喉疏通能進湯液卽止若欲盡攻其
痰頃刻立斃矣

遺尿係元陽虛氣虧極必須大用參朮芪附益智五味以保元陽脫勢時服之補接誠活命之第一關也蓋人之所賴以生者此陽氣也此氣一虧時時可脫故服補藥亦宜時時接之不可不慎不可不知

東垣之論專以氣虛為主縱有風邪亦是乘虛而襲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當此之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上下哉急以人參烏附大劑煎服卽甦此誠有通經達絡之能斬關奪旗之力然每服必用人參兩許補助真氣駕驅其邪否則不惟無益適足以取敗觀先哲附參附等湯其義可見若遺尿手撒口開鼻鼾雖爲不治然服前藥多有生者喻嘉言曰臟爲陰可勝純

陽之藥腑爲陽必加陰藥一二味制其僭熱經絡之淺又當加和榮衛併宣導之藥劉氏之論則以風爲末而以火爲本然火之有餘緣水之不足也劉氏原以補腎爲本觀其地黃飲子可見矣但治中風之症凡勢在危迫之際當純以補陽爲要陽者生之本也陽生而陰自長蓋補陰力緩恐不及矣況陽氣大虛雖有假火若略兼陰藥則陰翳之火驟消亡陽之勢益露挽回何及迨至危勢漸平又當兼以填補真陰其陰虛有一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虛火虛者專以河間地黃飲子水虛者當以六味地黃丸故至當之治法總以固陽爲保生之首重繼以滋補精血爲去病之根基風自火出火自陰虧陰血一得風火

自息不知此而以風燥致斃者多矣

凡精神短少運用太過一時接續不來便有無故卒倒之患若
天真未竭尺脈有根者須臾自醒倘天真已竭尺脈無根者則
元陽潰散口開鼾聲遺尿汗湧脫勢具備難望其有生矣故平
時能於根本用力善保水火則氣血自然和平斷無是病既病
而未至根本大傷水火偏絕則調理得當水火猶可和平氣血
何難漸復倘不知此正當氣血虧極發露之時元陽走散依稀
之際見其搐竄治風見其涎湧治痰驅逐剋削標病縱滿正氣
益傷重則暴亡輕則痼疾故能於水火立命之處看明氣血生
長之源參透則外假之象雖變現百出亦有主見於胸中不爲

所感矣。況翫靈樞經曰：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者，內居營衛，營衛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又曰：痺之爲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志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可見必由真氣去而邪氣獨留，及志不亂，言微，知爲可治；志亂不能言，爲不可治。則知全以正虛爲本，外邪爲標者，十之一二。何必拘以中風局中風方紛紛立論乎？況人受水火之真以成，而後臟腑具備，漸有筋骨形骸，故臟腑之根繫於真水真火。陰陽氤氲，釀成氣血，流行臟腑，灌溉百骸，故水火爲本，氣血爲標也。凡真陰真陽虧極，則邪氣乘虛直中於臟內臟，受傷害，人性命若氣血不足，未至根本虧極，則邪不